
化学战备忘录

——日军在中国使用了毒气(节译)

[日] 吉见义明原著 潘 岩、毕春富译

一 中日战争时期使用情况

(1) 在华北使用的经验 1938 年 12 月止

在华北很早就使用了毒气的第二十师团,于 1938 年 6 月整理了一份材料,题为《围城攻防战的参考》,其中指出:“进攻村落,瓦斯弹的效果最好。当然,可否使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①

第二十师团在 1938 年 6 月上旬以前,根据以往的经验,早已知道使用毒气攻击围有护墙、不易攻下的村寨,具有显著的效果。此外,从这些资料知道,在这之前使用过催泪瓦斯,而没有用过呕吐性和喷嚏性毒气“红弹”和“红筒”。在这以后,第二十师团便大规模地使用“红剂”,这一点已在《毒气作战的真相》一文述及。该部在小规模战斗中也能熟练地使用红剂。根据同年年底第二十师团司令部整理的《山地作战之经验》(1938 年 12 月 1 日),他们获得了下述经验:

红弹的用法:敌人非常害怕我军使用红弹。当敌军据守丛山峻岭,我军难以攻击前进时,使用红弹非常有利,也很有效,可以很容易地击退敌军。但受风向的限制太大,对此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即使前一天已有使用红弹的计划,也要考虑到当天也许不能使用的情况。因此,必

① 冈部部队副官田中大尉:《围城攻击的一次考察》,1938 年 6 月 5 日。

须事先研究好相应的措施。^①

使用特种弹的好时机是将要突击之前。当特种弹的毒烟有效地覆盖敌军阵地时,敌军经常会慌忙退却,但是随着毒烟渐渐稀薄,敌军便重新回到阵地上。根据经验,重返阵地的时间大多是在14至15分钟以后。因此,以此时间为准,掌握发射特种弹与发起攻击的关系,就会取得良好的战果。此时如同时使用特种弹,制压最妨碍我军突击的敌军侧火力,突击便会容易成功。携带大量特种弹,并且不断地、缓慢地制压敌军步兵,一般来说很容易使战斗取得进展。^②

如上所述,红弹的使用效果非常显著。第二十师团在1938年下半年不断地积累了一些在战术上强化毒气效力的经验。

(2) 武汉作战 1938年8月~11月

根据武汉作战的经验,某炮兵部队对毒气弹的效力作出了积极的肯定。武汉战役结束后,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提出了下述意见:

三、八九式十五加农炮应配备瓦斯弹作为其特种弹。其理由是:为了扰乱远距离对峙的敌人,及为了制压远处的敌炮兵,我们认为可以使用瓦斯炮弹。即,虽然发现了敌人,但不能精确的测定其位置时,使用尖锐弹或破甲榴弹,需要消耗大量弹药,而如果使用瓦斯弹,经常可以迅速地制压敌军。^③

(3) 武汉作战结束后的警备战 1938年末~1939年初

野战瓦斯第5中队的上等兵石田义一,在徐州会战中曾参加过使用毒气的战斗,而在武汉会战中,他因患疟疾留在后方,没有直接参加毒气战。然而,他听说了所属中队在9月份的广济攻击作战中出动了三次。他重新参加毒气战是武汉会战结束以后的事。12月在担任大通镇附近警备时,配属于步兵第一三三联队,并且在折头万部落至宝家村之间使用了毒气:

从13点半到17点,第三大队历经苦战仍不能前进。我方化学部队出动,本多分队被请出,各分队长也出动了。风向、风速实在理想,地形、

① 步兵第七十九联队《山地作战之经验》

② 步兵第八十联队《山地作战之经验》。

③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根据武汉攻略作战的经验得出的教训及意见》,1938年12月10日,于武汉城外。

地物也不错,完全按照演习时的一套操作,使敌遭受巨大损失(12月11日)。^①

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1939年7月6日也使用了毒气,地点在黄梅附近。

化学兵写从军日记是非常少见的,而这本日记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从这本日记能了解到一个分配到野战瓦斯队,并且刚好参加了毒气战的士兵的内心世界。在日记中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任务的:

每到一个战场,我们便被配属于其他部队。在一般的战斗中,我们只是随队行军而已,只有当前线步兵遇到困难时才奉命出动。‘无名英雄’这个称呼对我们这种部队再合适不过了。(1938年8月31日)^②

化学兵们把自己当作“无名英雄”,把援救处于危急关头的友军视为自己担负的神圣使命。

(4) 南昌攻略作战 1939年3月~4月

在这次作战初期,即3月20日黄昏开始的修水渡河作战中,进行了一次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炮战和毒气战,这个史实已经明了。但最近又在旧书店中发现了一份详细记载该渡河作战打响第二天战斗情况的资料,因此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其内容如下(引用原来用打字机打印并且一部分用钢笔修改过的资料):

(丙)修水河畔的战斗(从昭和十四年三月一日至同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次作战的作战计划,是减少参加进攻的师团数(第一一、第一六师团),集中了华中方面军的全部炮兵(除师团所属炮兵外,十五榴弹炮2个联队、十加农炮1个联队,十五加农炮1个中队,在8公里的正面上放列了140门炮,平均1公里正面放列17门炮),以火力压倒并歼灭敌人(而且还计划使用特种弹)。

3月21日拂晓是阴天,有约3米/秒的风吹向敌方,这是使用特种弹的绝好天气。

① 石田义一:《战线实录》,1977年私人出版。

② 石田义一:《战线实录》,1977年私人出版。

按照预定计划,从拂晓开始效力准备炮击,接着转入攻击准备炮击后,140 门大炮的炮声盖住了修水河畔,实为壮烈。

最后发射特种弹时,亲眼目睹了的红云浸透到敌阵的情景。

结束攻击准备炮击后,前沿步兵放射特种筒,战斗进展很顺利。当炮兵按计划延伸射击后,步兵一齐进攻,突入敌阵。这时接到阵地已无敌兵的报告,于是对炮火威力表示满意。接着第二次、第三次延伸射程,前线步兵继续进行阵内突击,如入无人之境,到了正午时分已到达敌军后方地带,完全占领后立即转入追击。……^①

如上所述,这次战斗是大规模的炮战,同时亦如资料描述的那样,“红云浸透敌阵”,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毒气战。对于这份资料还有一点特需引起注意,原文中的“赤筒”、“赤弹”(瓦斯弹)分别用钢笔改成“特种筒”、“特种弹”,并在卷首的注记中写道:“在第14、15页(指本文引用部分)上有发射赤弹的描述,因此慎重处理。”另外,发给执笔的佐佐木先生和各位编纂委员的文本是完全按原文复印的,但其他复印件在此处都留下了空白。从这份资料也能充分看出,即使到了战后,还是非常神经质,想方设法防止泄漏修水渡河作战是毒气战这个事实。

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在1939年3月18日至21日这几天中,总共使用了75发红弹。^②而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在南昌攻略作战中,从1939年2月15日至4月8日,则使用了123发“红D弹”。^③

(5) 第九十八军歼灭作战 1939年

在特设步兵第一一九联队服役的乙种技术干部候补生泽昌利写的日记中,有一段描述他们在进攻山西省沁源的路上,在无名山中与八路军交战的情景:

① 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长、陆军大佐佐佐木孟久:《辻加部队的变迁》,原标题为《辻加部队沿革史》,1956年10月定稿,同年12月厚生省援护撤离局史料室复印。现由中央大学图书馆收藏。

② 据该联队《修水主流及载家山附近战斗详报》。

③ 据该联队《南昌攻略作战战斗详报》。

八月十日 晴转雨 在无名山中。(中略)雨终于停了,夕阳已经西沉,空气清爽,但衣服看来没法吹干了。黄昏时分,偶而听到几声枪声,看来双方都已打腻了。估计敌人可能就要乘黑撤离……队部决定施放毒气,负责施放毒气的军官脸上满是杀气。

首先用瓦斯弹进行攻击。‘瓦斯弹发射!’独立山炮队长用嘶哑的声音发出了命令。‘发射!’随着一声轰鸣,瓦斯山炮弹呼啸而去,不久,远处响起了沉闷的爆炸声。连续发射,瓦斯攻击持续了一段时间。

炮弹落在对面的山麓,隐约可见薄暮中冒出滚滚白烟。也许他们认为效果不大,又点燃瓦斯筒施放了瓦斯,这是一种多角形的弹筒。

瓦斯部队将校开始行动,并把他们的防毒面具拉到胸前。见此情景,士兵的脸色变了,慌忙也把防毒面具转到胸前。总觉得这里充满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也许听说是放了瓦斯,大家心里总感到一种恐惧,士兵们的脸上开始出现动摇的样子,可又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①

(6) 赣湘会战 1939年9~10月

A. 新墙河渡河作战

此次战役,由于《朝日新闻》‘错用’照片引出了一些问题。这里所说的‘错用’,是指该报在1984年10月31日刊出的一张浓烟升到空中的照片,照片上注明这是一张修水渡河作战时拍摄的“毒气战照片”。对此,《产经新闻》用很大的篇幅报道了旧军人们的证词,证明这张照片不是修水渡河作战时的照片,而是1939年9月的新墙河渡河作战时的照片,而且照片上的浓烟只是一种烟幕而已,并不是毒气,还说无论在修水还是在新墙河,日军都从未使毒气。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朝日新闻》也承认了它是新墙河渡河时的照片。剩下的问题是:照片上的浓烟是毒气还是烟幕?二、在新墙河渡河作战中有没有用过毒气?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毒气是经常与烟幕并用的,照片上的浓烟中是否混有毒气,暂且不论。如果该照片象《产经新闻》所

① 泽昌利:《日本同胞们,千万不要忘记侵略的历史——一个旧日军士兵的回忆》,御茶水书房,1987年出版。

说是第6师团强渡新墙河时的照片的话,根据下述事实,把它看作同时照出了毒气,不是更自然一些吗?

关于第二个问题,只能说《财经新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下面看看在新墙河渡河作战中使用毒气的实情:

在这次作战中,决定9月23日黎明由炮兵进行的一小时的效力准备射击及攻击准备射击,接着打‘白二星’、‘白三星’信号弹,开始施放特种烟。^①

在町尻部队编写的《第六师团转战实录·赣湘篇》(1940年油印件)中,前线的士兵们生动地描述了在毒气掩护下渡河作战的情况:

上级下达了9月23日上午8时30分一齐转入渡河,根据情况使用瓦斯’的命令。参加使用瓦斯的战斗,这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随身携带着防毒面具,可我还是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终于到了8点。野炮和山炮都开火了,此伏彼起的炮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当设在后方的联队本部上空升起‘白三星’时,中队长立即举起右手,我们便开始一齐渡河。野炮正在集中炮击正面的敌军阵地。我们都戴着防毒面具,所以虽然看到敌弹打得沙土飞扬,却听不到一点声音。眼看就到敌军阵地,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上刺刀冲进敌阵,用发红的眼睛看看周围,只见有两三具被遗弃的尸体,敌军早已溃退。野炮在用叫人愉快的榴霰弹痛击溃退的敌军。瓦斯还象雾一样的残留在空中,因此还没有发出脱下面具的命令。头开始钻心的痛起来,感觉也跟着麻木起来。不久象雾一样的瓦斯消散了,我们得到允许脱下面具。……〔转入突击时〕我们小队正面之敌被切断了退路,正在左右乱转。乱哄哄地被围在凹地里的敌人,多半陷于昏迷状态。站着向他们不断射击,一个一个倒了下去。真够痛快!^②

下面一段资料是讲在后方服役的辎重兵中的新兵没有全部装备防毒面具,淋漓尽致地描述了红剂对人体的作用,因此很值得深思:

① 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新墙河南子方地区战斗详报》。

②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七中队桑原信二:《等待已久的令人痛快的新墙河渡河战斗》。

不久,前方象是起雾的样子。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是瓦斯’时,刹那间眼睛、鼻子开始疼痛……痛苦不堪。马上用水弄湿毛巾,堵住嘴和鼻孔,可是无济于事,痛苦不断加重。心里想着要尽快躲到安全的场所,可是已经到了眼睛不能睁,嘴巴不能说的地步,一下子成了瞎子和哑巴。……为了活命拼命挣扎的样子是凄惨的,不光是别人,我自己也是……撞在大石头上,打伤了脚,使劲在地上擦头和脸,毛巾和衣服上全是泥,成了个泥人。从蒙住脸的湿毛巾里渗出的水,由鼻孔流到嘴里,更觉苦涩,每当这时,我就想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①

B(战役)前后战斗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在9月22日至26日洞庭湖舟艇机动战及营田附近登陆战斗中,使用了6发四一式山炮毒气弹和95只毒气筒。^②在9月24日的战斗中,第三师团上村支队的最前线中队曾接到命令,在急袭突入眼镜塘无名寺附近中国军阵地和进入大洪山时,“如果情况允许,应施放烟(红筒)实施突击”,而所属的化学兵小队则“应捕捉战机施放发烟(红筒)压制敌人”。因此,上午7时30分左右“由炮兵向敌军阵地发射了20多发瓦斯弹”,迫使敌人“龟缩在战壕内不能向外探头”,之后立即冲进敌军阵地,“很快使敌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完成了对眼镜塘附近顽敌的歼灭战”。^③

9月15日开始行动的步兵第一五七联队第一大队,至10月12日已使用了1663个红筒、90个“发射红筒”(一种用抛射炮发射的红筒)。^④9月16日,该部准备大规模使用毒气,进攻万步垵、水牛山,攻击计划如下:

“一、拂晓前向大垆刘南侧高地展开,完成攻击万步垵敌阵的准备,同时准备好使用特种烟。

①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本部辎重一等兵田里有德:《在浓烟的突然袭击下忽然成了瞎子的队伍》。

②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一大队 赣湘会战战斗详报》。

③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一大队 赣湘会战战斗详报》。

④ 步兵第一五七联队第一大队 赣湘会战战斗详报》。

二、天一破晓立即进行两个小时的攻击准备炮击,冲进 0900 万步
塙敌主阵地,接着突破水牛山、山前王附近敌军阵地,一举向沙古岭方
面推进。在突入敌阵及尔后扩大战果时,均大规模使用烟,并以一部分
烟弹协力奇袭汪村南侧的敌炮兵阵地。^①

(7) 南宁攻略作战 1939 年 10 月~12 月

在南宁攻略作战中,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从 1939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24 日使用了 35 发“红 D 弹”。^②

(8) 翁英作战 译略]

(9) 高平作战/春季晋南作战 1939 年末~1940 年春

第三十六师团和山炮兵第三十六联队根据高平作战的经验,
强调进行毒气战的优点:

三十一、对敌收容阵地特种弹的使用……使用特种弹,尤其是红
弹,优点较多。

三十二、在敌情搜索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使用特种弹可使敌军暴
露,从而了解敌军阵地火力配备的情况。

在第二期作战中,上述射击方法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③

由此可见,此时山西日军已能相当熟练地使用红弹和红筒。但
也有一些问题。“一般来说红筒是不发出火焰的,可这次作战中使
用的红筒大部分都发出火焰,因而成了敌军攻击的目标。因此,必
须注意利用遮蔽物或沙袋”。^④

(10) 晋中作战 1940 年 9 月~12 月

笔者所作《日军的毒气作战——在中国、马来亚、新加坡、缅甸
使用的一部分》,已经披露了日军反击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晋中作
战,是使用了致命毒气“黄剂”的激烈的“烬灭作战”。下面再举一个
在晋中作战中使用红弹攻击的例证。9 月 11 日,在山西和顺县万
山附近迫击炮第 5 大队第 2 中队向八路军第 129 师某部的约 200

① 步兵第一五七联队第一大队《赣湘会战战斗详报》。

② 山炮兵第二联队《南宁攻略作战战斗详报》。

③ 舞部队本部《高平作战的经验教训》,1940 年 3 月。

④ 步兵第二二四联队《晋南作战资料》,1940 年 4 月 20 日~5 月 1 日。

余人发射红弹,“截断退路将其歼灭”(俘虏 47 名,遗体 60 多具)。

11 日 16 时……到了万山脚下,突然听到激烈的枪声,方知遭遇敌人。迫击炮小队长提出发射瓦斯弹扰乱敌之后方……。16 时 50 分,迫击炮向(虎子沟村)发射瓦斯弹(红弹)。第一发炮弹便奏效,在微弱的西北风和低温气流的作用下,毒气流向敌方,使之发生动摇。敌在我军的炮火及果敢的攻击下抵抗无术,利用地隙开始沿着后方谷地撤退。……无知又无防化装备的敌军在其退路上遭遇我方设置的瓦斯地带,左冲右撞,不知所措。步兵部队抓住时机将其包围并歼灭之。

经验:

一、即使是少量瓦斯弹,只要射入村落内,便可形成暂时性的瓦斯地带,尤其是对共产党军进行化学战,效果很大。

二、本次战斗可以说有赖于迫击炮小队长对气象及地形等战术上的准确判断,才取得了战果。①

(11) 山西南部扫荡战 1940 年 12 月

这是在泽州东方及南方一带的战斗,步兵第二二四联队第二大 队使用了 51 发迫击炮红弹,该联队铃木混成大队使用了 12 发山炮红弹。②

(12)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9 月~10 月

在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一大队《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中,描述了第一线部队因配备的化学武器陈旧因而备受磨难的情景,引人注目。它是这样描写的:

有许多特种火药(发烟筒、发射发烟筒、信号弹等)及手榴弹没有爆炸。(他们)为了凑够数量,连那些生产年代已久、已经失效的武器都送来了,结果不仅贻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战斗行动,徒劳无益。

当时进行的新墙河畔的战斗是一次大规模的毒气战。根据步兵第一三旅团《浙赣作战战斗详报》(之四)引用的资料,当时一举燃放了约 3000 个中型红筒:

上述战斗是把中型红筒一字排列在准备突破的整个正面上,并在

① 第三十六师团《小战例集》第 1 集,1942 年 12 月。

② 该两大队《南部扫荡战战斗详报》。

中国派遣军化学战教育队……的指导下大规模放射毒气,然后突击的战斗。这是属于特殊战例。即在进行突破期间,枪炮战只是由某大队的1个中队和机关枪中队进行的大约20分钟的交火,其他并没有进行任何枪炮战便冲进敌阵。在长沙附近]姜家坞一带的战斗中,黑濑部队依靠准备好的红筒,大大提高了突破的速度。

在这次会战中,步兵第二三六联队第1大队共使用了80个红筒。^①

二 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使用的情况

(1)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1942年

在这次会战中,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在1941年12月14日至1942年1月16日期间总共使用了118个小型红筒、302个发射红筒及3发九四式山炮红弹。^②由于这次会战是机动战,没有大规模地统一使用毒气,可是在局部战斗中的小规模使用毒气和脱离战场时使用毒气方面,第六十八联队对于毒气的效用大肆吹嘘:

……为了脱离战场,有时有效地使用了特种烟。在由长沙撤退时,为了脱离战场,较长时间使用特种烟制压敌人后脱离战场,轻易地实现了撤退的目的。……由于机动作战的关系,联队、大队一级没有统一使用过特种烟,但第一线中队在局部战斗中经常有效地、小规模地使用特种烟,致使战斗顺利进行。例如:使用特种烟,紧接着冲进敌阵,或者阻止并击退敌人的反击,或者顺利地脱离战场。等等。^③

另外,该部队“目前化学战装备极不完善,并且它的运用方法极不合理,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的地方很多”的观点,也就是今后也要积极进行化学战的观点出发,指出了今后应当改进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甲)进行机动战的情况下,由每个大队组织指挥各自的化学兵小队,经常会贻误战机,因此“最好是让每个中队

① 步兵第二三六联队第一大队《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②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③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随时装备和携带特种资材,并见机合理地使用”。(乙)配备的化学武器中“有许多是旧的,点火装置多数已经损坏”,往往在“随身携带时受潮变质”,不能点火,因此,“这些特种资材需要更新”。^①

(2) 浙赣作战 1942 年

在这次作战中,日军展开了毒气战和细菌战,特别是第 13 军司令部积极鼓励所属部队使用毒气。

在这次作战中,步兵第一三 旅团从 1942 年 4 月 30 日至 9 月 30 日间共使用了 136 个九三式红筒、39 个九八式特种发射发烟筒、19 个九七式红筒、53 个发射红筒、132 发山炮红弹、37 发八二毫米迫击炮红弹。^②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在 6 月 9 日至 15 日的建昌进攻战中使用了 32 个特种发射发烟筒。接着,16—30 日共使用了 10 个特种发射发烟筒、小型红筒及 2 发四一式山炮红弹。从 7 月 1 日至 12 日使用了 6 个特种发射发烟筒,从 13 日至 24 日使用了 6 发四一式山炮红弹。^③

(3) 华北方面军“肃正讨伐战” 1943 年

华北方面军出版了一本军司令部编的小册子《肃正讨伐的参考》(1943 年 5 月),它记载着“主要针对共产党军队进行讨伐肃正的要领”,其中有一些段落鼓励进行毒气战,例如:

二、对据守在村落里,特别是凭借坚固围墙的敌人,出其不意地使用特种资材,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我方的牺牲,获得最大的战果。使用特种资材的部队在使用时必须注意防止风向等改变而使自己蒙受危害,同时必须携带防护资材。……

由于华北方面军的这些指导,在以八路军为对象进行的“讨伐战”中,常常使用毒气。

(4) 江北歼灭战 译略]

①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 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② 第一三 旅团 浙赣作战战斗详报》(之四)。

③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 浙赣作战战斗详报》。

(5) 京汉作战 1944 年

在这次作战中,第三十七师团在 1944 年 4 月至 6 月间,共使用了 142 个九七式红筒、17 个九八式红筒。^①同一时期,配属于第六十二师团的独立步兵第十二大队使用了 13 发四一式山炮红弹、6 个红筒。^②第三十七师团的战斗详报在‘齟齬、过失及其他将来应作参考之事项’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三、作业小队:1、携带的器材对于在编人员来说是太多了(器材、地雷探测器、瓦斯施放机(4 筒编 1 组)、炸药投掷机、爆破管、30 厘米探照灯、土木工具等……)。我们认为有人员在编的作业队,它的重点应放在施放瓦斯上,稍带炸药,这样在机动能力及战斗力上最合理。^③

这种在作战中将作业小队的主要任务放在进行毒气攻击的建议,特别是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末期提出这种建议,不能不引人注目。

以上介绍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毒气战,然而这只是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的极少一部分。披露全貌还是有待今后解决的课题。

说 明:

原文引用文献资料中的专门术语:“瓦斯”、“特种烟”是指毒气,“特种筒”指毒气筒,“特种弹”是指毒气弹。“黄剂”指糜烂性毒气,“红剂”是指呕吐性毒气。“红筒”、“红弹”则为呕吐性毒气筒、毒气弹。“特种资材”是指化学战装备。为了保持所引文献资料的本来面貌,译文皆不作变更,特予说明。

(译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① 第三十七师团《京汉作战战斗详报》。

② 独立步兵第十二大队《京汉作战战斗详报》。

③ 第三十七师团《京汉作战战斗详报》。